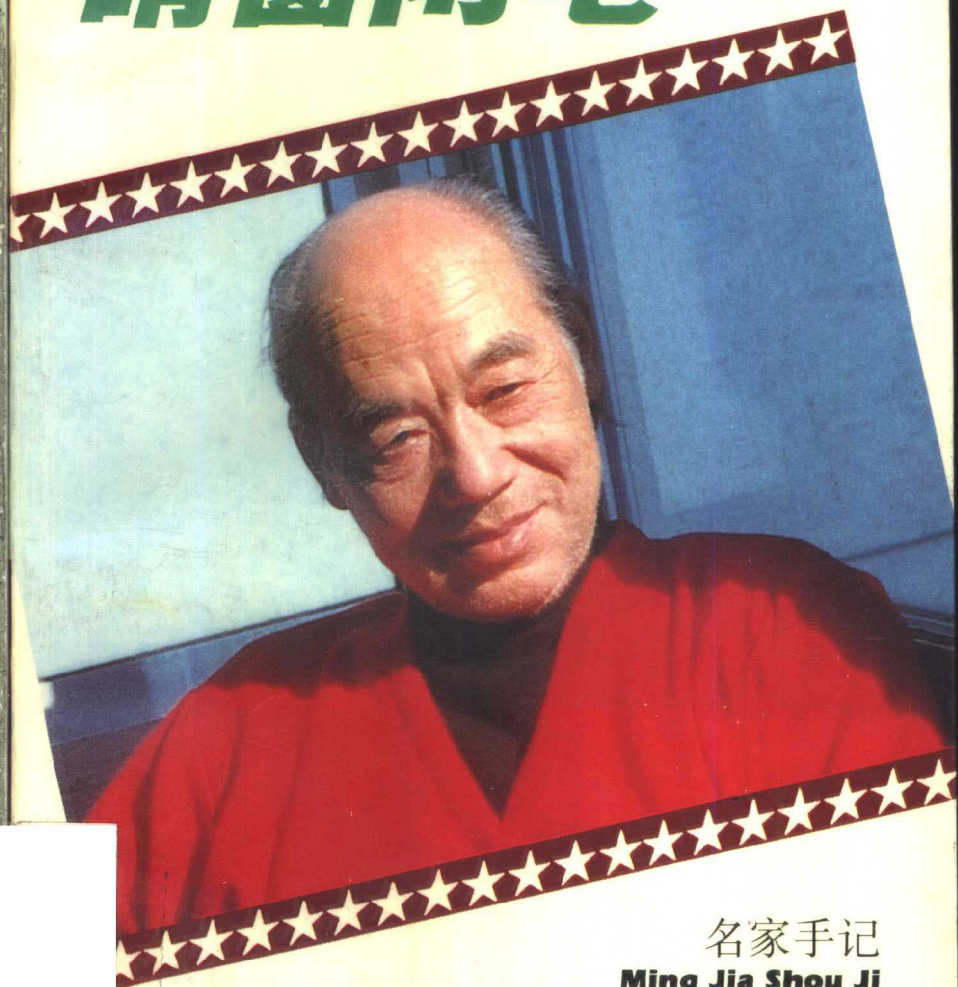


忆明珠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白下 晴窗闲笔



名家手记

Ming Jia Shou Ji

Bai Xia Qing Chuang

Xian Bi

Shang Hai Ren Min Chu Ban She

白下晴窗闲笔

忆明珠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唐燕能

封面装帧 杨德鸿

白下晴窗闲笔

忆明珠 著

上海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7.25 插页 4 字数 151,000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10,000

ISBN 7-208-02136-8/G·300

定价 10.70 元



1994年冬,在家中作画。



1994年秋，与妻
蓝桂华在靖江



1995年春在家中
阳台上。

從那片紅葉飄落

便傾斜了半個天空

秋風——

夕陽垂著頭

新月懷不抱

濃涼了

無言的窗口

秋風辭其二

乙亥夏 高紅珠



並非每篇

明亮不穿戶

都會向你招手

當黃昏來臨不時刻

辛苦的旅人

背轉萬家燈火

向遠處的蒼茫

看見那

但屬於他的

一點微光

重慶南山之二

乙亥夏 高紅珠

於山城



人呼為虎
頭鷹我
視若中
虎捕青田
蛇鼠非子
我黎區區
五穀
萬年
萬年



晚境
直如
吸鼓
煙小
一齋
閑坐
自煎
茶佳
二不
復何
待且
向雪
中盡
七
此
字有
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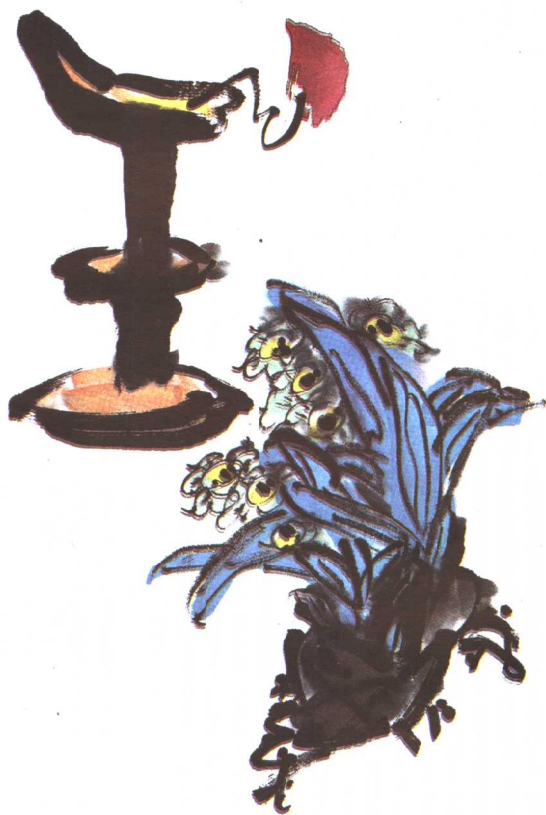


牙梳短墙竹籬邊
 日沙汀時見花妍
 東合雲鬢近
 夢長徒隨
 幽夢遠
 子思子孫
 子思子孫



一真忘
 知時
 讀書
 燈
 燕
 吟
 教
 仲
 信
 字
 知
 の勢

時富及城
 初意
 日時



自序

我自 1990 年至 1994 年期间所写的散文，大体上都收入了两个集子。一是《落日楼头独语》。1994 年春，何镇邦先生来舍下说是他与谢永旺先生在共同策划一套随笔丛书，嘱我提供一部稿子。其后我因病住院，一时难以从事案牍，便将这几年所作文稿，一起捧给了镇邦先生。他选取了一部分他认为更接近随笔的，于是就有了《落日楼头独语》。所以这本书的问世，我未尽任何翻检之劳，是镇邦先生代为编成的。在这里，容我向镇邦先生顺致由衷的谢忱。

剩下的一些稿子——据镇邦先生说是更类似散文的一些，现在则由我略加梳理，编成了这本散文集，姑名之曰：《白下晴窗闲笔》。其实，散文和随笔是很难加以严格界定的，你说是散文，我说是随笔；你说是随笔，我说是散文。对于作者和读者，文体并不重要，作者只写其所愿写，读者只读其所愿读。我也信奉这句话：管它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也。

忆明珠

1995 年 5 月 15 日，南京

目 录

自序.....	1
隔河柳.....	1
鸡鸣寺——赠刘祖慈.....	4
珠湖秋——一首诗和一个断句.....	8
石头城一瞥	12
初谒岱宗	15
小院春深	20
无菊之秋	23
水泥板块间的遐想	26
我亦有梦曾“登天”	30
莫将粉墙轻与人	34
望月	39
雪兴	41
双梦小记	44
一串小蓝花	46
菊花诗谶	51
关于“○”	56

居家闲话：太阳、月亮·····	61
给自己的挽歌·····	65
吾乃茶客乎？·····	67
题《抚松图》·····	70
题《采菊图》·····	72
勿吃药——我的益寿方·····	74
“灯火”的心迹·····	76
小诗累我·····	79
民间论语·····	81
名字的“事故”·····	83
“文之助”名释·····	87
看风景·····	89
并非“自画像”·····	92
今朝我丢三忘四·····	96
我亦咏梅人·····	99
记葛洛·····	115
荷之谚·····	118
关于笑话·····	120
说“说谎”·····	123
说“忍”·····	125
说“生意”·····	127
论“换血”·····	129
官员笔勿轻挥·····	132
文人也是水做的·····	135
关于“爬格子”·····	137
“再送你一个字”·····	139

一道填充题·····	140
现在我想望什么·····	142
笔头子真正能生花·····	145
诗人之意不在诗·····	147
文化,“吃掉”与“被吃掉”·····	149
剩亦有术·····	151
读小林一茶俳句·····	153
论痛苦——致云中君·····	155
瓦缶的回音——赠吴达如君·····	158
文人与陶与诗——赠梅南频君·····	162
缄默,任江风吹皱情感——赠陈永昌君·····	165
诗与“猴子观海”——戏赠雪兵·····	168
读《午后的珍珠泉》·····	173
白云是怎么白的?·····	176
青山是怎么青的?·····	182
青山续语·····	189
关于散文诗·····	192
想起了几首译诗·····	196
也说“红楼”——题《红楼众生相》·····	203
从“画框”说到“诗框”——读刘畅园的短诗《江》·····	206
寄《星星》·····	210
愿春雨重新滋润我吧·····	213
编后记·····	218

隔 河 柳

小城有河，河边有柳，柳外有人家，人家屋顶上也有我家的一片烟霞。

那时候，我经常独自沿河溜达。清早或傍晚，出我家迎河的后门，沿河这岸，向前，过桥，到河那岸；再向前，再过桥，又转到河这岸。靠近我家的一段河道上，距离不等地排列着四座桥。我的散步，往往以绕遍这四座桥为一个回次。这样就从河两岸串连成一条“弓”字形的线路。两岸绿柳成荫，间有杂树生花。朝朝暮暮，我都在“傍花随柳过前川”，颇有点悠然自得。我对这条河倾注着深深的爱恋。尤其喜欢两岸的柳，婀娜临风，缱绻缠绵，不能不令人想起“一枝一叶总关情”的那句话。

柳是水边风景的主体，有了柳，轻摇的小船和半露的红楼，才分外地点缀得宜，连水底琉璃世界若无柳的影荡漾其间，也会变得冷漠荒寂。早些年，我曾写过一篇《后门小景》，文中说到由于我居家临河，一出后门，便可见到“两个黄鹂鸣翠柳”，兴许还会碰上“一行白鹭上青天”。这里地处吴头楚尾，虽然不可能“窗含西岭千秋雪”，但“门泊东吴万里船”，却是司空见惯。曾有一位编辑远道见访，她说除了向我组稿，还

要现场考察一下这地方，是否真像我在《后门小景》里所写的那样优美。我只不过借用了杜甫的三句诗，又何曾为我寄寓的这片土地妄赞一词！既然她满腔热情而来，我便不可不顺应她的要求。于是我陪她沿河而行，从这岸，过桥，到那岸；再向前，再过桥，又转到这岸。待走完了一个“弓”字，我问她：观感如何。她十分肯定地回答：“漂亮，这地方很漂亮！”我想，她大概在大城市看高楼大厦看厌了，乍到这小城，发现还保存着一点“小桥、流水、人家”的野趣，才作出这良好评价的吧？我心里却很抱歉，因为其时已近深秋，霜凋碧树，两岸的柳林，在寒风里摇动稀疏的枝条，境况颇为凄清。我希望能对这位远道而来的朋友有所补偿，便说：明年春天请你再来吧，来这河边看柳。最好在早春，有句谚语：“五九、六九，隔河看柳！”

第二年的五九、六九，她没有来。她当然不会来，柳有什么不寻常，何必到这河边看？——又不是洛阳的牡丹花！

但，在我则不然。因为我喜欢这条河，喜欢这河边的柳。特别在五九、六九的季节，大清早，沿河闲步，猛抬头忽见对岸柳林，经过一冬酣眠，像是睁开了睡眼，枝头浮现出一片微微的绿色。不，是绿意，——惺忪的、朦胧的，似乎还徘徊在梦境的边缘，尚未完全醒转来的一片绿意。我每见到这景象，便企图试加描述，总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词儿。这绿意，太轻，太淡，若有若无，若隐若现。它不容着笔，一着笔，便嫌实了；更不容着色，一着色，便嫌太显眼了。但，语言摹拟的潜能又是无限的。我终于寻到了一句绝妙好词，并非我的发明创造，而是广泛流传在民间的那句谚语，即：“五九、六九，隔河看柳。”它似乎什么也没说，只是顺手一指：“看！”但这看，有季节——五九、六九；有间隔——河。这在你的眼中才可能发现浮动在柳

梢头的那片绿意——惺忪，朦胧，虚无缥缈而生机勃勃。中国诗歌中表现草木初萌景象的名句，如“绿柳才黄半未匀”、“草色遥看近却无”等，直写绿、黄和远、近，仍嫌拙笨。民谚八字，超以象外，渺乎言之，而绿、黄、远、近，自寓其中，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而最妙的，应属“隔河”两字。在看柳的人与柳之间，如果仅仅拉开距离，一百步，二百步，那也不见得有什么意味。距离中间须有所隔，隔，产生距离以外的东西。隔山、隔墙、隔乱石堆，都是隔；对于看柳而言，最合适的还是隔着一河。盈盈的波光如美目流眄，这隔，对于柳，无论当它梢头初绿，或柔丝渐长，或暗可藏鸦，都是不可取代的美丽的映衬。因而也是看柳所不可或缺的一隔。此岸的柳到彼岸看，彼岸的柳到此岸看。可即而不即，宁愿隔河相望，此中微妙，但可心领神会而已！

又到了“五九、六九，隔河看柳”的季节，我迁离那小城已四年之久，此地也有河，河边也有柳，也可以让我隔河看去，但，我似乎毫无兴趣了。要知道，小城的那条河，跟我关系非浅。“文革”期间，我作为被“揪”出来的“牛鬼”或“蛇神”之一员，被发落到开河工地上“劳动改造”。这条河的诞生，我出过一把力。以后河边栽上柳，柳很快成了林，我又成了河边的一个看柳的人。当时怎想到我参与开挖的这条河，竟成全了我“隔河看柳”的缘分？一切都是自为的，又像出于天意。现在我离开了我参与挖的那条河，便失去了那河的一隔，也就失去我想望中的柳了！

鸡 鸣 寺

——赠刘祖慈

鸡鸣寺的修建工程还在继续着。我曾去游过两三次，发现那片佛家净土，虽不够金碧辉煌，却也颇为容光焕发，大概不久就要变得处处莺歌燕舞了。这反而使我怅怅若有所失。可能是怀旧病作祟的吧？据说患此病者，眼中一切都是“今不如昔”。比如我，现在就觉得这鸡鸣寺，还是维持原样的好，一改观，便不是我的旧相识。往昔的鸡鸣寺哪里去了？

50年代末，我在南京工作，经常到鸡鸣寺的豁蒙楼吃茶、读书，有时也在那里写点什么。那时寺院中的殿阁楼台，虽久经风雨摧蚀，却也并非颓败不堪，只是略呈斑剥，因而更带古意。古，是一种情致，是经过悠久的时光淘洗凝聚所致的一种审美境界。碑宜古，帖宜古，陶瓷宜古，城廓宜古，寺观庙宇尤宜古。寺观古而富有野趣，尤难得。鸡鸣寺地处南京的繁华市区，那时似乎还能保持着“山深不闻钟”的幽深。周遭林木盛茂，人们走到近前，抬头始得发现坐落在半山腰的高耸的山门。从侧面或从远处，只能见万绿丛中微露着的红墙一角。通向山顶寺院有一段砖石路面，距离并不怎么远，坡陡而多曲